

流年碎影

毛主席为安庆人题写“天天向上”

章宪法

毛主席的亲笔题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激励了几代中国人。早年，“好好学习”与“天天向上”是分开题写的，其中一幅“天天向上”，是毛主席为史洛明题写的，时间为1940年4月。

史洛明(1923—2009)，桐城南乡史家湾人，知名开明绅士史推恩的四女。史洛明自幼随父生活在安庆，毕业于安庆女中(今安庆二中)。

1938年，史洛明奔赴延安。抗战之前，史洛明主要从事妇女儿童工作。据史洛明《毛主席给我题写“天天向上”的经过》：当时的中国儿童节，是4月4日。1940年儿童节前夕，在中央青委(团中央)做少年儿童工作的史洛明，跑到吴玉章、王明等中央领导家募捐，以便为在延安的孩子们、儿童团开个庆祝会。

接着，史洛明又来到毛主席的住处。史洛明对毛主席说：“4月4日过儿童节了，我们想买些文具之类的礼物送给孩子们。”那天主席正忙着，听到史洛明这么说，就朝屋里喊：“江青，你来招呼一下我的小客人吧！”江青得知史洛明来意后，将其领到卧室，打开抽屉，让史洛明拿钱。史洛明拿出十几元钱后，将抽屉关上了。江青问：“你为什么不多拿点？”史洛明笑着说：“还是留些给主席买烟吃吧！”拿着钱出来，主席还在忙，史洛明就匆匆告辞了。



儿童节后，史洛明领着项英的女儿、高岗的儿子，特意来到毛主席家。两个孩子给毛主席戴上红领巾，敬礼致谢，就跳跳蹦蹦地下山了。史洛明也准备回去，主席正好有空，便叫住史洛明：“别走，坐下谈谈。”

主席让史洛明在小圆桌旁坐下，为她倒了一杯水，聊起了家常。主席问：“你是哪里人？多大岁数？父亲干什么的？怎样到延安来的……”史洛明回答说：我是安徽人，17岁。父亲是老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他是第一任安徽省的财政厅长，现在是安徽省议长、国民参政员。他主张抗日，同情共产党。我的三哥、四哥都是共产党员。三哥史伟，北大学生，1937年底牺牲在山东抗日前线。他牺牲得很英勇，当时武汉的《新华日报》发表过题为《千万人中的一个》的长篇报道，报道他的英雄事迹。四哥史洛文，现在延安中央青委工作，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时，他是北平中国大学的学生会主席，1936年底奉中央的命令撤回到延安。我在哥哥的影响下，1938年2月千辛万苦地跑到延安来，找八路军，找共产党，现在也是共产党员了……

主席入神地听着史洛明孩子气的叙述，不时微笑着点点头。当史洛明谈到自己的父亲时，主席插了一句：“快告诉阿庆施(当时在延安负责统战工作)，我们的统战部门要了解你父亲的情况并帮助他。”

快吃饭了，史洛明要告辞，主席急忙说：“别走，就在我这里吃午饭吧！”说完，主席走进书房。不一会儿，主席出来了，手里拿着一张写着“天天向上”的白纸递给史洛明。题字下，署名“毛泽东”。

史洛明拿着主席这个题词，兴奋得饭也顾不上吃，飞跑回单位，对人大声嚷着：“看，主席给我题字啦！”这天，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记者叶澜正在这里采访。叶澜对史洛明说：“小鬼！把这题字交给我，这是毛主席给儿童节的最好的礼物，我要把它登在《新中华报》上。”

1940年4月12日，《新中华报》第四版刊登了主席写给史洛明的题词“天天向上”(见图)，还附上一篇简短的儿童节报道。

安庆地理

莲花万朵等你来

李国春

芒种午后，夏雨初霁，一行人走进鸭子东方埂，来不及歇歇，便站在登字农场的房前，或端起相机，或拿出手机，瞄准天空取景，停下又远眺远方。

天空澄净。大横山横亘于数里之外，一片蓊郁似在咫尺。远处的姥山松山大小二龙山诸岭，绵延起伏，隐约朦胧恰如一道画屏，分出微茫的天际线。葱绿的圩田与平静的夏水溶入十里长堤，让人想起那城外的天空是否也是这样的澄碧。陶醉于旷野，廓然舒展，竟忘记移步，猛听主人招呼，进屋先喝杯茶吧，等会带你们去看，好景还在后头呢！

进屋，友人介绍，小登字，农场主人家小宝贝，特别伶俐。一听名字，才知这农场竟借了她的芳名。知道是城里来了一班客人，小登字特别兴奋，一会儿腼腆地围着客人，听大家啧啧称赞那堤上的风景，一会儿又跑出门外，大声呼喊着：看，雨停了，云又变了喂！

是的，云团正在变化着。听说小登字生而敏异，喜爱画画，朝夕观察这长堤水天的风云变幻，月缺阴晴，对大自然有着独特的感悟。怪不得小小年纪，就能体察天空瞬息万变的景象。雨时停时下，云在不停地变化，不觉已临近傍晚，赶紧去观景吧。

此刻，高朗的天空，墨云和着淡云，一团团，一簇簇，翻滚着，涌动着，特别是横山外那一团巨大的云阵，刚刚还是九重仙殿似的，倏忽就幻化成一团团云絮，悠悠然飘向天际。哦，起风了。

风停，小雨又淅沥地下起来。随着小登字的指点，一行人转过身朝堤北望去：啊，微风细雨中，数万叶青碧

随风摇曳，反转身向南，极目远望，长堤内外，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千亩荷田。

初夏已近尾声，新荷正在含苞，主人说，堤外有数十亩红莲已经陆续开放了，先去看看。开车下堤，绕过泥泞小道，蓦然见一片荷田，绿肥红瘦，莲叶衬托着一杆杆红莲，贪婪地吸纳清新的雨水，风吹起，莲叶翻卷，满田绿浪涌动，荷香阵阵袭来。有人情不自禁地说，城里，哪得这般景致！

主人自豪地说，政府服务三农工作做到家，通往东方埂的路修好了，高压电也架到门前，基础设施建好了，新农村建设日新月异。比比你们城里，这里湖汉纵横，水天一色，春有桃花压堤，夏有荷花千亩；入秋稻菽金黄，冬来湖天茫茫；朝云暮雨，一日之内景色不同，你羡慕不？

不觉到了酉时。伫立高堤，夜幕下，远近村火点点，小雨落在堤下的荷田，沙沙作响，视觉与听觉融汇于茫茫夜色。与小登字一家告别了，一行人不停地叮嘱：孩子有绘画的天赋，这长堤内外，就是一幅天然画卷，好好培养，孩子一定能成才。

主人连连称谢，相邀于仲夏时节再来。握手作别，想起刚来的路上，谈起主人这些年以超己之力扶贫助学，圈子内交口称赞；隐约听雨打莲叶的声音，顿时联想起宋人那句“中通外直，不枝不蔓”的名言。车子驶出圩堤，主人的话犹在耳畔回响：别忘了哦，仲夏，田田莲叶将托举起万竿菡萏，等你观赏。好吧，到时邀更多的朋友，与可爱的小画家一起观赏写生，领略荷塘诗意。

尘市写真

又见地摊

李刚明

曾几何时，城市里的地摊难觅踪影。人们闲暇之余，漫步在整洁、宽敞的街头小巷，自然体味到了一座城市的舒畅与美丽；可不经意间，又似乎觉得城市的生活里少了一些“烟火”气息。

一座城市，既为城，也应有“市”。无“市”的城，看起来很美，住起来却不舒适，缺乏生气，少了活力。无论城市化生活怎样的现代与文明，众多的人还是从心底认同过去《清明上河图》上展示的那份喧嚣与闲适，想更亲近“人间烟火味”的市井生活。

我与地摊，也有一份难舍情缘。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从部队退伍，在未作好正式工作打算前，想先临时找点事干。城里亲戚帮我在一街道“夜市”租好摊位，我便干起了摆地摊的营生。所谓夜市，就是下午5点至晚上10点，在沿街道两边一溜儿划出的区域，摆摊经营。这样既不影响白天繁忙的交通秩序、也不影响附近街道居民夜间休息，还能便于广大市民下班后就近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也解决了当时涌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下岗无工作者的饭碗。

那些年城里的“夜市”一直很兴盛。夜市摊上，各类物品仿佛应有尽有，大至日用百货、家电、家具，小

至针头线绳、纸墨笔砚。人们下班经过或晚饭后踟蹰，随意地挑挑拣拣，在不断地讨价还价中完成交易。

我在李进大哥的指导下，确定了经营品类。他是附近一家钢管厂的临时工，收入有限，但他勤劳精明，有了夜市后便干起了服装买卖。从进货渠道、货物摆放、喊价吆喝，他悉数传授了他的“真经”，得此高人指点，我从摆摊的第一天起，生意便是“风生水起”。那段时间，我主要卖针织体恤衫，即时人所称的“情侣衫”，男女同色同款，很受青年男女的青睐。为了招徕生意，我总是笑逐颜开，竭尽美好之辞，摊前常常挤满了人。这种迥异于学生时代、军营生活的生存方式，无疑让我渐渐弄明了一个道理：你不负生活，生活也决不负你。我后来办厂、经商定然与这不到百日的“摆摊”经历有关，它给了我从容面对艰辛生活的那份自信，能坦然正视遇到的挫折与失败。

几个至今和我还保持着联系的“摊友”早已成家立业，但一说起过去那段时光，大家都兴致勃勃，更有甚者还表示要“重操旧业”。我知道，家庭经济的重负不是主要因素，他们欣慰的是现在国政开明，更多地想着参与的快乐，以及对幸福生活的无限憧憬。